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龍圖公案 第二十二則 廚子做酒

話說包公在陳州賑濟饑民事畢，忽然守門公吏入報，外面有一婦人，左手抱著一個小孩子，右手執著一張紙狀，悲悲切切稱道含冤。包公聽了道：「吾今到此，非只因賑濟一事，正待要體察民情，休得阻攔，喚她進來。」公人即出，領那婦人跪在階下。包公遂出案看那婦人，雖是面帶慘色，其實是個美麗佳人。問：「你有何事來告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妾家離城五里，地名蓮塘。妾姓吳，嫁張家，丈夫名虛，頗識詩書。近因交結城中孫都監之子名仰，來往日久，以為知己之交。一日，妾夫因往遠處探親，彼來吾家，妾念夫蒙他提攜，自出接待。不意孫公子起不良之意，將言調戲妾身，當時被妾叱之而去。過一二日，丈夫回來，妾將孫某不善之意告知丈夫，因勸他絕交。丈夫是讀書人，聽了妾言，發怒欲見孫公子，要與他爭奪。妾又慮彼官家之子，又有勢力，沒奈何他，自此只是不理睬他便了。那時丈夫遂斷絕與他往來。將一個月，至九月重陽日，孫某著家人請我丈夫在開元寺中飲酒，哄說有什麼事商議。到晚丈夫方歸，才入得門便叫腹痛，妾扶入房中，面色變青，鼻孔流血。乃與妾道：『今日孫某請我，必是中毒。』延至三更，丈夫已死。未過一月，孫某遣媒重賂妾之叔父，要強娶妾。妾要投告本府，彼又叫人四路攔截，說妾若不肯嫁他，要妾死無葬身之地。昨日聽得大人來此賑濟，特來訴知。」包公聽了，問道：「你家還有什人？」吳氏道：「尚有七十二歲婆婆在家，妾只生下這兩歲孩兒。」包公收了狀子，發遣吳氏在外親處伺候。密召當坊裡甲問道：「孫都監為人如何？」裡甲回道：「大人不問，小裡甲也不敢說起。孫都監專一害人，但有他愛的便被他奪去。就是本處官府亦讓他三分。」包公又問：「其子行事若何？」裡甲道：「孫某恃父權勢，近日侵占開元寺腴田一頃，不時帶嫗妓到寺中取樂飲酒，橫行鄉村，奸宿莊家婦女，哪一個敢不從他？寺中僧人恨入骨髓，只是沒奈何他。」

包公聞言，嗟歎良久，退入後堂，心生一計。次日，扮作一個公差模樣，從後門出去，密往開元寺遊玩。正走至方丈，忽報孫公子要來飲酒，各人迴避。包公聽了暗喜，正待根究此人，卻好來此。即躲向佛殿後從窗縫裡看時，見孫某騎一匹白馬，帶有小廝數人，數個軍人，兩個城中出名妓女，又有個心腹隨侍廚子。孫某行到廊下，下了馬，與眾人一齊人到方丈坐於圓椅上，寺中幾個老僧都拜見了。霎時間軍人抬過一席酒，排列食味甚豐，二妓女侍坐歌唱服侍，那孫某昂昂得意，料西京勢高惟我一人。包公看見，性如火急，怎忍得住！忽一老僧從廊下經過，見包公在佛殿後，便問：「客是誰？」包公道：「某乃本府聽候的，明日府中要請包大尹，著我來叫廚子去做酒。正不知廚子名姓，住在哪裡。」僧人道：「此廚子姓謝，住在孫都監門首。今府中著此人做酒，好沒分曉。」包公問：「此廚子有何緣故？」老僧道：「我不說你怎得知。前日孫公子同張秀才在本寺飲酒，是此廚子服侍，待回去後聞說張秀才次日已死。包老爺是個好官，若叫此人去，倘服侍未周，有此失誤，本府怎了？」包公聽了，即抽身出開元寺回到衙中。

次日，差李虎逕往孫都監門首提那謝廚子到階下。包公道：「有人告你用毒藥害了張秀才，從直招來，饒你的罪。」謝廚子初則不肯認，及待用長枷收下獄中，獄卒勘問，謝廚欲洗己罪，只得招認用毒害死張某情由，皆由孫某指使，包公審明，就差人持一請帖去請孫公子赴席，預先吩咐二十四名無情漢嚴整刑具伺候。不多時，報公子來到，包公出座迎入後堂，分賓主坐定，便令抬過酒席。孫仰道：「大尹來此，家尊尚未奉拜，今日何敢當大尹盛設。」包公笑道：「此不為禮，特為公子決一事耳。」酒至二巡，包公自袖中取出一狀紙遞與孫某道：「下官初然到此，未知公子果有此事否？」孫仰看見是吳氏告他毒死她丈夫狀子，勃然變色，出席道：「豈有謀害人而無佐證？」

包公道：「佐證已在。」即令獄中取出謝廚子跪在階下，孫仰嚇得渾身水淋，啞口無言。包公著司吏將謝廚子招認情由念與孫仰聽了。孫仰道：「學生有罪，萬望看在家尊分上。」包公怒道：「你父子害民，朝廷法度，我決不饒。」即喚過二十四名狠漢，將孫仰冠帶去了，登時揪於堂下打了五十。孫仰受痛不過，氣絕身死。包公令將屍首曳出衙門，遂即錄案卷奏知仁宗。聖旨頒下：孫都監殘虐不法，追回官誥，罷職為民；謝廚受僱於人用毒謀害人命，隨發極惡郡充軍；吳氏為夫伸冤已得明白，本處有司給庫錢贍養其家；包卿賑民公道，於國有光，就領西京河南府到任。

敕旨到日，包公依擬判訖。自是勢宦皆為心寒。